

中国翻转课堂的流变特点和路径优化

张少云,徐 凡

(安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安庆 246052)

[摘要]翻转课堂起源于美国,随着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指南》的出台,外语界正在积极探索实践翻转课堂模式,在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同时,也要充分满足学生个性化的学习期望。本文利用文献分析法,从翻转课堂教学指令前置、教学过程自主、教学主体转变这三个方面分析中国翻转课堂流变特征。同时,翻转课堂在中国嬗变中仍然存在隐形问题,即“翻而不转”“创而不新”。因此,本文尝试破解困境,根本目的是建构“先学后教、以学定教”的新型教学理念,教师需要高位指导、以学定教;学生需要保证权利、整合资源。

[关键词]翻转课堂;翻而不转;先学后教;以学定教

[作者简介]张少云(1976—),男,湖北荆州人,安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英语系系主任,英语专业负责人,博士,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地理语言学。徐凡(2001—),女,浙江绍兴人,硕士,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首批国家级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英语课程标准与教材教法”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20140416)。

[DOI] <https://doi.org/10.62662/kxwxz0108001>

[本刊网址] www.oacj.net

引言

翻转课堂这一教学模式起源于美国,亦被称为反转课堂(Invented Classroom)或颠倒课堂。在2011年,萨尔曼·可汗及其创办的可汗学院(The Khan Academy)通过创新性的“教师提供视频+师生课堂讨论”的教学方法,为翻转课堂赋予了新的意义。此举引发了翻转课堂在美国的广泛关注,推动了教育领域的改革和进步。乔纳森·伯格曼和亚伦·萨姆斯(2014)也在合著的书《翻转课堂与慕课教学:一场正在到来的教育变革》中记录了此类新型教学模式的创新使用,启迪了无数后续的教师学者。

翻转课堂的主要特征包括:前置性的教学指令,灵活的学习空间;学生的自主合作,多元的节奏和兴趣;丰富的教师角色,课堂的管理和回顾。2017年,我国郑重颁布了《大学英语教学指南》,此举正式昭示了新一轮英语教学改革启动,引领我国英语教学迈向新的发展阶段。翻转课堂为信息时代的教育研究和网络课程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和高

阶挑战,然而,其实施结果尚未达到人们的期待。为了让翻转课堂在中国本土落地生根,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的改革,这一课题引起了广大教育研究者和教育管理者的深入思考和借鉴。

一、中国翻转课堂流变特点

翻转课堂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这种方法具有以下特征:

(一)课程前置相关指令

翻转课堂(Flipped Classroom)是将传统的课堂教学顺序翻转,学生在教师授课前已提前了解知识,此项举措的核心目标是为课堂上的知识内化与深刻理解构筑稳固基石。其中,“翻”的寓意在于对传统教学活动流程的革新与颠覆;“转”则强调对传统教学理念、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的深刻变革与更新。借助信息技术,翻转课堂得以实现课堂时空前置。课程指令提前了教学空间,以便引导学生参与学习活动,学生也需了解教师指令所传达的意义,例如:是否需要观看“讲课视频”和“讲座”以及观看

多少课时的“讲课视频”,教师只有将复杂的程序性知识建构拆解成详细的步骤,才能帮助学生依据前置指令规划学习路径,学会自主学习。

(二)学生适应“先学后教”

我们通常使用学习本质过程和实践流程角度两方面对翻转课堂进行范畴锚定。张金磊、王颖和张宝辉(2012)将翻转课堂精准定位为任课教师巧妙融合课程的重点、难点及部分新知识,精心制作相关教学视频;学生利用课余时间,通过预习这些视频初步了解新知识。这样,学生便能带着疑问和期待,更加积极地参与课堂互动,与教师和同学共同探讨,深化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最终完全掌握并且熟练运用新知识。宋艳玲、孟昭鹏和闫雅娟(2014)阐述到,翻转课堂实现了课堂指令的顺序调换,主要是将学习的决定权从教师转移给学生。通过网络,知识在课前传授,在课堂上探索、分析,在课中课后解决问题、深化概念。以上观点在实践流程角度和学习本质过程上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即学生都是在教师的指令下先进行自我学习,再由老师带领巩固知识,力求良好的效果。

马芸(2019)强调,在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下,新知识的获取与已学知识的复习巩固这两种学习行为所发生的环境发生了转换。原本在课堂上进行的新知识学习,在翻转课堂的教学法中,被转移到了课堂之外的环境中进行。因此,我们观察到,在自主学习的引领下,教与学的时间和空间得到了重新构建,这正是“先学后教”教学理念的核心所在,使得教学过程更加自主和灵活。

(三)师生转变课堂角色

教师的角色不再局限于单一的知识传授者,而是将角色重心放置于课堂管理者与学生引导者上。卢海燕(2014)认为,翻转课堂和一言堂有了明显的区别,学生从单纯的“信息接收者”转变为了“自主学习者”,相互分享、传递并构建新知;教师也从“控制者”转变为了“多媒体技术设计开发者”“多元教育资源提供者”等角色,并未出现削弱教师角色的现象。具体而言,教师所肩负的任务在于制定教学计划、确定教学内容、设计教学形式和推动学生自主学习。

二、翻转课堂的现实困境

翻转课堂符合当今学生的学习习惯。翻转课堂让学生不再落课,同时它聚焦于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学生,让所有学生理解每一个知识点的秘诀,改善学生的课堂表现。但是目前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翻转课堂还是存在隐形问题。

(一)“翻而不转”困境

从理论的角度看,翻转课堂模式的核心在于通过微视频将讲授内容提前至课前和课外进行,和传统的方式有了明显的区别,让“先看视频,后解决问题”变成了现实。虽然此项流程相较于传统有了极大的差别,在时间和空间上调整了教师的教学行为,从原先的课中集体教学转变为课前和课外的个体学习,但其本质依然遵循着“先教后学”和“以教定学”的演绎式教学逻辑。朱文辉(2021)发现“微视频先,解决问题后”的翻转课堂模式虽然在形式上进行了一定的创新,然而在实质上,这种教学方式仍然沿袭了传统的被动接受式教学理念,未能实现由传统向现代教学理念的深层次转变。这种模式的转变仅仅浮于表面,而未能真正实现教学模式的根本性变革,因此可以说是“翻而不转”。

从实践的角度看,翻转课堂缺乏交流的深度和层次性。部分学校的教师仅仅是将传统的教学内容录制成微视频,并将其提前发布给学生,这种做法仅仅是将传统的教学流程进行了前置处理,但未能聚焦学习重点、难点和关键任务。王秋月(2014)诟病翻转课堂不是传统接受性学习的现代化包装,也不是应试教育的简单迁移与美化。倘若教师只抓住了翻转课堂带来的便利,忽视了学生在自主学习时遇到的潜在问题,这将会是舍本逐末的事情。

(二)“创而不新”困境

我们认为,翻转课堂确实适应了传统课堂向“网络学堂”转型的时代潮流,融合了当前挖掘多媒体资源的新思路,但没有完全达到创新所拥有的高标准:翻转的课堂缺少教师的仔细研究和创造性实践。以大学为例,教师们很少对学生课堂以外的学习活动和行为进行研究,也很难和学习者产生思维方式、交往方式的共鸣,最终导致学习者产生

学习倦怠,教学者也苦不堪言。

三、破解翻转困境,优化翻转路径

陈艳(2019)认为,现阶段大学英语翻转课堂的中国化路径包括结合中外优质教育观点,提升中国英语教师的信息素养,建立属于中国的合理教学评价体系。

(一)教师高位指导,以学定教

以学定教和以教定教的本质区别在于,以学定教顾及学生的现有基础、情感价值和未来发展,那些以教定教的教师,心中所系仅仅局限于知识本身,常以满堂灌的形式进行教学,因此根据学情确定教学的起点、方法和策略才是现阶段教师展现教学艺术的重要依据。

教学实践停留在浅层是不符合中国教育发展趋势的。为了改变浅层变革,扭转“翻而不转”“创而不新”的不利局面,我们不仅要微调课堂外在结构,还需深入挖掘课堂内在结构所传达给教育者和学习者的特点,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从本质上打破传统教学理念和框架对翻转课堂的限制。同时,我们要巧妙地运用信息技术,提升传统课堂和网络学堂的教学质量,结合两者的长处,融会贯通。

首先,教师需要尽快适应“身边的导师”这一重要角色的变化。崔艳辉和王轶(2011)认为,我们应当鼓励教师调整自身的心态,从内心深处真正认同师生地位的平等性。这种平等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更是实质性的。只有当教师真正接纳并尊重每一个学生的独特性和潜能时,他们才能更好地发挥引导作用。在此基础上,教师可以适当地放权,将更多的自主权交给学生,让他们在探索和学习的过程中得到锻炼和成长,真正体现教学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目的。

此外,教师需要秉持“三人行,必有我师”的精神。饶彬、金黎希和王怡(2018)提倡教师具备一定的信息技术运用能力,攻克技术难题,积极向翻转课堂领域的领军人物和经验丰富的技术型教师学习,同时倾听并理解我们的教学对象——学生的需求与反馈,不断进步。桑新民、李曙华和谢阳斌(2012)也肯定了教师需要向学生学习,他们指出,在当代世界教学研究前沿的数字王国中,“原住民”

和“移民”(Native and Immigrant)之间存在文化休克和教育冲突,因此在信息化日益发展的学习环境中,构建一种以能力为导向、相互尊重的师生关系显得尤为重要。这种关系不仅强调教师的引导作用,更突显了学生的地位。在这样的关系中,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学生探索知识的引导者;学生也不再是单纯的接受者,而是积极参与、主动探究的学习者。这种师生关系促进了双方的成长与进步,使教师在持续的教学实践中不断完善和更新教学理念,更好地适应教学改革的需求,共同推动教育事业的繁荣发展。

再者,教师需要考虑支撑课堂的教学活动。具体而言,可以合理布置家庭作业,让学生自主观看授课视频;在鼓励学生观看优质课的同时亲自制作授课视频,高效利用课堂时间向学生提问趣味性的知识,建立合理的评估系统,最终达到通达翻转课堂。

最终,教师们应当积极革新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运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精心组织教学活动以推动翻转课堂的有效输入,实施合理的翻转课堂成果评估与持续优化,从而推动翻转课堂成果驱动的实现。

(二)学生保证权利,整合资源

翻转课堂下学生拥有了一定的学习话语权,能够实现同伴之间相互帮助,掌握学习时间和学习量。自主、合作、探究式学习可以让学生承担自己的学习责任,实现个性化和差异化教学,让学习途径变得多样化,最终让学生体会到学习的价值。

桑新民、李曙华和谢阳斌(2012)则创新地提出“太极学堂”,所谓“太极学堂”其实就是在大学现行教育体系中找到课程建设和发展的矛盾双方(阴阳两极)。在翻转课堂中,学习者和课程开发者(通常是教师)就是阴阳双方,但是目前存在开发成果不实用等现象,事实上就是学习者和课程开发者的脱节和分离所造成的,而在“太极学堂”中,学习者可以尽量规避此类问题。这不仅仅是一种前沿的网络课程资源开发与建设模式,更是一种革新性的自主学习、团队学习及研究性学习模式,它象征着一种开放、客观、自主且公正的学习成果评价体系与

考试创新模式的诞生。张金磊(2013)也相信通过教学指导和技术工具,学生能进行自我组织的探究性学习,最终提升学习效果,促进全面发展。

我们知道,在翻转课堂模式下,学生的角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主要体现在获取教师的讲课录像资源,留下自己的学习心得与困惑。在这个过程中,教师需要适时地退居幕后,让学生在自主探究与合作学习中逐渐剖析自己的问题。就如孔子所言,只有当学生开始“愤”“悱”时,才正是教师运用“扶放结合式”教学方法的绝佳时机,在教师的精准引领下,灵活调整教学策略,顺应学生的学习节奏,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来制定教学计划,实现以学定教,学生最终可以将疑惑解除。然而,此项教学模式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更能推动学生从被动、机械的学习方式转变为积极主动、充满活力的创造性学习,真正实现学习方式的深度变革。

参考文献:

- [1] 乔纳森·伯格曼,亚伦·萨姆斯. 翻转课堂与慕课教学:一场正在到来的教育变革[M]. 宋伟,译.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11.
- [2] 张金磊,王颖,张宝辉.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研究[J]. 远程教育杂志,2012(8):46-51.
- [3] 宋艳玲,孟昭鹏,闫雅娟. 从认知负荷视角探究翻转课堂——兼及翻转课堂的典型模式分析[J]. 远程教育杂志,2014,32(1):105-112.
- [4] 马芸. 基于MOOC的混合式教学促进大学生高阶学习的研究[D].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9:45.
- [5] 卢海燕. 基于微课的“翻转课堂”模式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应用的可行性分析[J]. 外语电化教学,2014(4):33-36.
- [6] 朱文辉. 翻转课堂因何“翻而不转”——基于结构主义理论的释疑[J]. 教育科学研究,2021(7):60-65.
- [7] 王秋月. “慕课”“微课”与“翻转课堂”的实质及其应用[J]. 上海教育科研,2014(8):15-18.
- [8] 陈艳. 大学英语翻转课堂的本土化困境及解决路径[J]. 教育理论与实践,2019,39(30):37-39.
- [9] 饶彬,金黎希,王怡. 翻转课堂研究若干问题述评[J]. 教育理论与实践,2018,38(27):49-51.
- [10] 崔艳辉,王轶. 翻转课堂及其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J]. 中国电化教育,2014(11):116-121.
- [11] 桑新民,李曙华,谢阳斌. 21世纪:大学课堂向何处去?——“太极学堂”的理念与实践探索[J]. 开放教育研究,2012,18(2):9-21.
- [12] 刘春慧. 基于POA理论的大学英语翻转课堂教学研究[J]. 教育理论与实践,2021,41(24):55-57.
- [13] 张金磊.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关键因素探析[J]. 中国远程教育,2013(10):59-64.

Characteristics of Domestic Flipped Classroom Transition and Path Optimization

ZHANG Shao-yun, XU F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qing Normal University, Anqing Anhui 246052, China)

Abstract: Flipped classroom origin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has been actively explored and widely used by the domestic education sector in recent year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omestic flipped classroom in four aspects, i. e. the instruction of the flipped classroom is front-loaded, the teaching process is autonomous, the teaching subject is changed, and the teaching content is shared, by using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analysis.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still invisible problems in the domestic flipped classroom transmutation, i. e. “flipping without transferring” and “creating without innovating”. Therefore, this paper tries to break through the dilemma, while the fundamental purpose is to construct a new teaching concept of “learning before teaching, learning to teach”, where teachers need to provide high-level guidance and teaching by learning, and students need to guarantee their rights and integrate resources.

Key words: flipped classroom; flipping without transferring; learning before teaching; teaching by learning